



夏赤城先生文集



~ 16
2799
3



18
2799
3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奏疏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監察御史湯鼎任儀姜綰劉遜繆樗給事中方向等皆以言事放棄於外至今未還臣前處遠不知朝廷之上以為陛下嘗從言納諫能進退大臣乃大有為之君文祥等又盡一時聰明有節氣亦不可棄之材何不相合如此也自問不喻有疑於心自今年來始知陛下之意以謂此輩徒欲逞己無益人國是



十九年
丁未

以困苦而不祐棄置而不惜蓋有由也然臣正以是
勸陛下也昔者趙簡子無過而納諫曰吾將以來
諫者唐太宗不罪德參更加優賜曰朕罪此人誰復
敢言皆見於載籍至今稱之使文祥等其言有益於
國而陛下容之此未見陛下之大倘其言無益
於國而陛下能容之此見陛下之難耳如文祥
等臣亦不論但人臣因言得罪又久在外恐非朝
廷之宜盛德之事蓋人主之體每行一事要可以
示天下爲先發人心之悅然後稱人主之舉動以
廣教化而保鴻名也如今之事未見有此陛下本
有納諫之實而小臣在外反成陛下却諫之名又
爲陛下舉動之累此愚臣因置後害爲陛下言
也憂明主而恐善道之不終不敢復顧也方今
陛下之臣侍陛下在上皆有以自樂獨文祥等十
數小臣顛顛貶所漂泊海徼皆有憂虞而無懽慳則
不特陛下有不得其所之人而羣臣亦有向隅之
泣天生陛下又生聖子天之爲民豈欲湛恩之
中更覩此輩哉此又仁主所宜動心也且言者無
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竄徙之苦則愈足以
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

苦亦後時之利但非 人主之福耳 人主者知此
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
名愈鮮而名者并歸於 人主之一身矣是以忠臣
者固喜薄其名非但樂其身之無事而已也夫臣之
愛君愛其身則愛其德愛其德則愛其名豈願己之
完好而遺 主上以疵玷哉是大不得已也此尤
人主所當深察而致思者也然臣聞之如 陛下之
意未必有今日之事爲此事以遺 陛下者 陛下
之柱石大臣劉某者誤 陛下也蓋時有直士旣非
小人之利尤於權臣不便彼見文祥等旣彈萬某又
論尹某懼其一旦及己也于是有助之攘袂操戈自
逐如魏某者出焉使人至此豈不愈有跡乎天下之
人皆知而惟 陛下不知臣是以不敢止也如劉某
者不能引天下賢士使共事其 主乃反陰仇言者
置之遠地以彰其 主之不容且事非不得已而聽
言路自爲阻塞致 主上不深察以申其邪謀又重
以累 主上只此一事所壞已多况其他貪放可數
之罪臣不欲明以疏舉今但舉要爲 陛下言之則
輿論所棄實不減萬某尹某也伏乞 陛下宸衷自
定特 勅吏部追赴文祥等還其舊官及凡前後因

言去國之臣不論久近一體加恩及被魏某等以私過告許去位者亦乞加察然後罷劉某還其家以儆有位適今陽生陰退之月臣願陛下此行此二事以應天道以順陰陽陛下誠然乎臣見大聖人之作爲固耳目所未有簡冊所未載人心大回宗社獲福不足以言其應也臣本無知識又無言責以將遠去思見陛下而無由是故一著狂直以附傳言之義行古之道也

固民心以保內治疏

臣伏聽陛下于前日未明求衣日旰忘食以憂者非爲外患故耶以臣愚見國家尚有可憂者特

陛下不取以爲憂耳然非陛下獨能置是而不憂也事未至於是耳事未至而言言必不信且易求禍不言又恐事至而無及是以愚臣於此但恐及事不敢愛死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陛下視今天下之民其生理何如也臣浙江台州府天台縣人臣先以本州爲陛下言本州之民逃亡者多於見在饑寒困苦者什八九臣之州如此臣之鄰近州府大率皆如臣之州去是則爲杭臣之來實道過焉天下稱繁華莫過杭與蘇而不知杭民內實貧也多列新奇

輕靡浮眚之物以誇人耳目誘人銀錢以營一日之食非其內不足則不暇爲是是其爲繁華乃所以爲貧也杭民如此臣又道於嘉湖蘇常鎮匕且置之嘉湖蘇常天下稱殷富莫過焉而反致其弊一家而兼十家之產則一家富而十家貧一家而并百家之業則一家富而百家貧以是四州之民貧者反多於他州而富者今亦不免於貧矣江南如此江北可知夫自淮揚以至畿甸之內臣所過州縣蓋不止二十處所所至馬頭船埠類皆人烟蕭瑟餘則彌望百里寂無雞犬之聲間雖臨清徐濟二三馬頭號爲輳集又皆四方逐利商賈去來之人土著蓋無幾及觀其內城治所亦不免冷寂易感而淮揚一帶五六百里近又益以大水稻黍浸爲湖波屋宅棄之魚鱉前臣過時猶及見白水宿於人家居民婦女搗跣而居是何等徵應也臣一路問之舟人獮曰今年幸少豐熟不然更是惡狀然而牽夫水卒臣見猶食糠粃衣單布抗寒風去轉死無幾凡此等地面特臣前來道經歷之處若其他遠近地方猶有甚於此者貧苦之狀耳可得聞目未及見不敢例爲 陛下言然觀於兩浙蘇常則他處可不言耳 陛下之民如此臣意

三聖廟車
五
陸下尚未知也宋太宗嘗於燈夕張燕語蒙正曰凋
喪之餘致此繁盛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
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數里外饑寒死者甚衆大
抵人主不能視近及遠多此類臣願 陛下以爲前
鑒 陛下之民凋悴如此 陛下亦知其故乎賦斂
橫流徭役山壓加以彼乾此澇收田之入不足以給
公府之追求則有破家去產而已其他養馬地方困
于責駒煎鹽地方困于賠課近王府則困于王府之
侵奪近戚里則困于戚里之恣睢地當孔道供應私
濫爲之害土產方物貢獻私濫爲之害如此等類臣
亦不能盡數非但不能盡數恐亦不能盡識 陛下
聞臣前之言曰又欲知其故此等類是也然臣屑屑
爲 陛下言及此等類者豈願 陛下於今不役一
人不斂一錢臣雖至愚必不若是妄也特以天命一
人以養萬民不專以自養也雖 陛下之心萬萬無
是而事之跡則若專用自養也何者臣見 陛下之
吏自內以至外自布政司以至一縣之官晨起坐衙
傍列吏卒不曰某科未完則曰某差未解不曰某糧
未運則曰某稅未徵未聞某州某縣某圖某里饑餓
未賑災患未卹雖使舉州逃竄合圖餓死亦須完事

取過目前臣嘗怪而思其所以豈陛下之吏無一人有仁心且不知重惜邦本而然急於此則不暇急於彼勢使之然也若是而曰陛下未嘗專用自養也人亦不信陛下縱不惡其實盍亦避其名矧本無是心而空受其名臣是以竊爲陛下不取也然則陛下於今宜速明陛下之心於天下亦惟去其所可去減其所可減但不以宮掖之虛費爲民間之實害亦庶幾其可也臣按宋真仁之世用度先自宮掖奉給上至帝后一切裁損於內然後詔諸臣議減浮費於外或置局均節或差官詳定由是見昔之人主雖在盛際尚不忘撙節以紓民力況今西北多事正聚財實邊之時止可就移見在之冗費添助軍需豈宜更取已困之民財增充妄用伏望陛下近采宋典先自宮掖凡燕飲之娛錫賚之寵齋醮之徒費傳奉之濫官器物觀示之虛美可減則減可去則去而又於工戶二部及工戶二科簡其才敏分置一局專領內外各項物料歲計之數通其有無覈其餘不足以盈縮減罷庶元元之膏血不復聚爲灰埃以資盜濫仍勅太僕郵馬戶轉運恤竈丁王府戚里貢獻祇應等通加禁理務在止暴侵去私冒行之以

實不貴虛名 陛下果然耶臣見天下之人皆曰吾君之養我也而 陛下之心白於天下矣矧生理遂而民心固民心固而內變消內變消而中國定雖有外患得一將而善馭之可保無事惟不善馭又不得人乃爲可憂亦豈若民心轉移之可畏也哉臣爲陛下畫所以遺子孫久安長治之策莫過於此惟陛下留意焉臣又見近日各處奏報地動異甚又見目今雨雪非時實由人心未悅 天意未回是故災異屢見此則 陛下尤宜究心於臣之言也亦惟修德養民可禳却之更無他捷法可爲 陛下獻者臣不勝仰望恐懼待 命之至

乞恩宥過終養疏

臣庸暗無識狂滯有名少讀經書志惟苦於無位既登科第念始虞於進退臣原籍浙江台州府天台縣人臣父先臣塤由進士歷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功成乞退蒙 恩終家臣實不幸獨子承緒有祖有母兩世三人二祖高年竝過九旬母氏單居六十有五成化丁未臣始與計吏偕來會試禮部身在事中念慮失得未暇省泐至蒙 聖主增收過采擢臣進士待事吏部離親邇祿獨行靜計於是乎羈

礙百出矣進退兩難矣臣當其時便欲吐實求歸以待二祖之終以還老母之養草疏略具有 詔將行由是聞 命輒靜裂草不修習事工曹朞月乃去願只營於得歸慮不暇於後來况以不肖之實安務美好之名此臣之愚有如此者及其提身就道載熱還家則經時而病作矣臣之病臣嘗察見根原矣臣之得病內見傷殘而不知外逢嗜欲而無忌漸之既久防之太遲是以始則寒熱更進其名爲瘥久則血氣頓悴慮且成勞臣至此始知藏疾養患遠醫去備之不可測也蓋暗長之禍常作於不爲勿藥之疾每成於難愈此又助臣以居歷歲淹月者也及臣之病幸而旣去嚴祖 太愚 固命之慈母盧氏欣許之謂臣必輟幾日之養宜赴一朝之忠行道於外歸榮於家理難一見恩欲兩酬臣是以流涕出門割情得路是臣比他人情獨可憐事無難覩止是爲親濡滯實非無故遷延去魯遲乚不聞祖在母存竊衛駕車豈但官虧祿損彌子用之以免罪聖人行之而垂法且人必畏疾病官必信文書今吏部雖或察臣之情尚有疑臣之跡將若置臣於罪必至枉臣之心則榮未見而辱將有孝雖奪而忠無成且察其情者用其力知其

心者行其道必若枉臣之心是以不察臣之情已矣
心既見枉情又不察卽有大官近秩道不可託位不
當居况疏遠小臣乎來實非臣所貪去亦非臣所欲
但有此不便卽不敢顧祿况臣之疾朝發而暮止春
去而秋來前日舟中毒暑中腸瀉且爲痢今日旅次
涼風切肌咳則生痰蓋虛憊新愈之體無不爲害者
矣伏望 陛下念臣之父曾展忠勞閔臣之身未膏
例蔭十世之宥用其一世特 勅吏部饒臣送問放
臣還養廣求忠之路罷行孝之罰如此則不止微臣
一家生死老少戴日蒙土幽明共荷而已也臣昧死
又言臣見自古國家深畏大忌莫若人情壅隔於下
聽聞之不徹也臣則不才有司旣以賢錄臣

先帝又榮臣進士是臣比衆人宜加數等如是而犬
馬之情不使上通更復垂頭滅口輕自送身於曖昧
未辨之罪則自臣以下雖有生枉死冤抱忠含事急
迫欲上之情何由自達此臣所以不避斧戮候死以
聞非一一自爲也

奉 詔修職申明條例疏

伏覩宏治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南京禮部祠祭司手
本到寺內開本年四月二十九日禮部題奉

聖旨是各處災異屢見朕心祇畏爾文武羣臣宜同加修省以回天意毋事虛文有當行的各該衙門將緊要事情指實開具來說欽此欽遵臣備員理官職在叅駁事臨於前不敢不言況陛下明詔又要臣等指說當時緊要事情於此不言雖陛下亦必謂臣爲不忠况臣之自處又宜何如也臣自宏治十四年二月選官之後卽受讀宏治十三年奏

准見行問刑條例伏見內一欵南京詞訟干係地方者許內外守備官員受理其餘戶婚田土鬪毆人命一應詞訟悉遵舊制赴南京通政使司告送法司

問理臣每讀至此未嘗不仰歎祖宗以來立法之善用意之深又誠法之易守臣意其無不行也及臣到任之後刑部送審本牒於中臣每見有內守備官受理不係地方戶婚等詞訟或委兵馬司官審勘回報等因及到法司又止擬告者以違制罪名接受者每置不問不行奏聞請旨臣又伏見條例內一欵內官內使小火者闖者等犯罪請旨提問與文職運炭納米等項一例擬斷但受財枉法滿貫不擬充軍俱奏請發落是國家之法未嘗不加於內官也是於內官未嘗縱其壞法壞事也况大明律內應議

者犯罪亦必奏聞取旨今內官犯罪乃置不問不見奏請臣不知其何故也且臣聞之法者一而已君一則法一法一則君尊君尊則分定分定則國家長久之福也今法如此是法爲二也法二則下陵上替之漸也下陵上替之漸見而臣不言君不省臣未察其可也事若小而體甚大情若可恕而漸不可使長伏望陛下特勅南京內外守備官自今不得仍前違例接受不係地方戶婚等詞訟事在刑部刑部即便奏聞事到大理寺大理寺連原問官即便一體叅奏如有仍前轉相容隱不行奏請乞以事應奏而不奏或可從重罪之以爲壅法蔽主將來之戒仍乞追究前日法司不行奏請之罪則必自臣始蓋臣備官評事本牒之來臣先審理然後以次而進至於平允發行又屬臣對同是臣爲本衙門獨爲罪首陛下以此罪臣臣不敢辭罪臣而陛下之法行是臣得所願欲也臣於此又望陛下特勅南京科道官常加察視今後如有內外守備官違例接受詞訟法司不行奏聞者即便劾奏若科道官知而不言其他官以聞或陛下自訪得知乞與守備法司一體問罪法令旣一權臣奉公宗社幸甚軍民

幸甚

擬進讀方文狀

臣以病自免於今二十有六年區區之心無日不在聖主左右但無由進納一言祇用爲愧近聞陛下學古師臣喜觀書乙夜臣不勝欣慰茲欲就事一言倘有少裨於睿覽或可損愧於餘年經史諸家且不言只如唐陸贄奏議宋諸臣狀札非無可觀但代徂言遠亟取讀之已在傳聞寂寞之後孰若本代之人耳目尚熟意見自親讀其書便作同堂接膝而語近故也臣愚於此惟方孝孺之書所謂遜志齋集似不可不讀孝孺異稟卓識燭微見遠先事止其弊止弊及其漸志在忠國心存拯民法古知本之論比於漢唐乃爲純深於宋閩洛諸大儒殆亦無可揀擇斟酌益損反有過之者可謂言人所未言由醫家爲見症射家爲破的如深慮等文是也在孝孺大篇正論不必言至於小文漫述亦無一字不關涉世事開發人心人以文爲文孝孺以道爲文以經世爲文以明體達用爲文以人臣謀國憂於未事爲文以人臣引君諫於無過爲文以人臣與大政無益於民者退爲文以人臣處高位不能進賢者逐爲文以人主政先

治心爲文以人主職在養民爲文以人主任賢必辨
真妄爲文以人主置輔必懲其過爲文以人主貴爵
祿使可勸爲文以人主慎舉動使可訓爲文以人主
保全貴臣不使蹶盛滿爲文以人主保全勳戚不使
傷恩濫爲文以人主愛中官必損媠近之權爲文以
人主重邊將必杜賄倖之門爲文以人主覈親民不以百姓困
以都城湊集自足爲文以人主覈親民不以百姓困
瘁自逞爲文以人主惜民財不以口體剝民膏血聚
爲灰埃仍資盜濫爲文以人主收民心不以區宇貯
民怨讟崇爲挺刃卒難畱挽爲文如此之類不得盡
述於此見孝孺之書囊括衆敝兼總禮刑深切徧密
又非唐宋諸臣專言時事論諫不廣者比也 陛下
決用臣之言不棄孝孺之書但正目於楮素卽都兪
於 堂陛旣又反覆之優柔之孝孺之書有不如臣
之言者臣願伏罔上之誅倘孝孺之書亦有未暇慮
及於此者臣偶識之以贊孝孺是臣以忠愛爲欺罔
亦不得言無罪若孝孺之爲人臣不敢言亦不在臣
之言至於結底一著雖孝孺執見之陋在國家亦未
必終無少益臣嘗竊計周人享國之長彝齊二子與
有力焉夫忠義國之幹周之衰興屢矣雖甚微而不

絕霸君強國東西環立而不敢去臣位人心有忠義也人心有忠義二子先爲之勸事之明白可執論莫過於此由是言之孝孺實本朝之伯彝臣不病心而謂孝孺有益於國家何敢無說有見於此也或疑伯彝孝孺爲忠之過臣應之曰雷不震則聞不遠行不卓則勸不力舍是而言宜未暇臣於此亦不敢別有所營於孝孺亦只願 陛下決用臣之愚不廢孝孺之言惓惓之心略見於辭惟在於此

乞 恩致仕疏

臣不才臣從曾祖臣

迪

仁宗皇帝朝仕至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臣父臣

墳

憲宗皇帝朝仕至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並憂

國奉公有風力有勞烈卓爲一

代名臣而臣

墳

尤盛是臣之家亦可謂世篤忠貞者

矣臣獨爲無似猥蒙

憲朝末年賜臣進士 孝廟

十四年除臣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十六年告病還家

至今二十有七年臣已七十又五致仕程過乞

勅該部著臣以原官南京大理寺左評事致仕庶臣之進退明白或可以訓而 國家遇臣亦不忘始終省忿愈昭其德臣則不才亦不自意至是官之大小如臣者宜不在此萬萬非臣所校但平生之志亦要

及時施用雖臣於文章一節或可承當晚唐宋以後起衰之責不同衆作然而經世涉道篤諸空言亦豈若引君拯民親見其事是臣初志今則已爾臣之不才無狀有事可證方臣待選吏部嘗因言事論內閣大臣承乏南都又嘗以侵官論守備中使行此二謬至今爲世大僂噤臥窮山老死爲期二謬者實有力焉 陛下今日察臣之言令臣致仕所謂亡羊補牢亦未爲晚雖老臣無德本不望世祖之興卓子茂而聖主有恩亦不嫌李唐之漏王義方臣身病家貧謹因某人順齋奏聞伏乞 陛下憐臣末路察臣短章 臣不勝感 恩戀 闕待罪之至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書啓

與戴師文書

師文知我乎不知我乎士固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也僕於執事爲宜屈爲宜伸謂之伸宜何如有懷不藏也有實必吐也不然則不得伸於知己亦明矣曩者不忖出其淺狹之文求正於吾汝修汝修持去以出於執事執事愛之取所謂凍翁說者序而跋之且手書遠以惠我俛首三復愛其文而愿其實韓子曰不敢當不敢當吾亦云矣雖然願托於知未僕於

執事庶幾伸之而未也有懷尚藏也有實未吐也今而後願一吐之以求伸於知己可乎鏃之生久矣其學道稽古似有年矣其所爲古文詞亦未必都無用也謂不工於時之文則旣學而能矣非韓子所謂可不學而能也然而屢升於州司再敗於場屋僕甚苦之欲便脫去而未能所以然者非引領富貴之旌甘心塵埃之裏也誠不自量復於宦業之外僭有望焉微執事吾固不出諸口矣國家自古必有鬚眉文章之士是也司馬子長班孟堅於漢韓吏部柳柳州於唐歐陽子二蘇氏曾舍人王相國於宋缺毫穿硯咸稱大家至於我朝鏃所得知則宋學士郁離子遜志集最號近古校其所作誰不博茂然於前數家似猶不及焉其精式可傳道又或收之前代培植之餘未爲全物也繼三賢而有作皆弗及焉涵浸長養適會其盛於今日秉筆而立於上者詎乏歐蘇僕誠願從歐蘇之末以與執事讓爲王曾志則舊矣顧猶束縛於此不得一轉其目於他書是固不得於博茂况精式可傳道於古人吾何望焉此鏃所謂甚苦欲脫去以有望焉者也計今之行古之道而又力能解我之縛出一言而望塞遍求其人無如執事者其果然

乎僕之伸於知己多矣執事不以私於知末願以公於聖朝後之人誦其文益信今日之無愧於漢唐宋者未必不懸於此也執事其圖之

回龐石壁書

暮春薦報喜得者我輩人也及發來書加喜慰

來書有求

助之意

獨怪無有可助者耳抑如是不助可也雖然自

吾身有可助者豈終匿乎昔者有問當時人臣孰賢於孔子者答曰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問者不釋然稱管仲子產孔子曰吾聞鮑叔進管仲矣子皮進子產矣未聞二人者有所進也孔子蓋以進賢爲賢而不錄用力者至見也今某不自度料竊願以不肖之身遺閣下使爲鮑叔子皮者則一助也若曰子言則善矣我則能爲鮑叔子皮矣如子何是惑也薦人者不必其賢於己亦不必其似己也必其賢於己且似己古之急求士章章著者孰有加於周公周公之時不聞有周公比况賢於周公者哉其所吐哺握髮饑渴以求者今雖不能必知其何人均之可識其爲望周公而弗及焉者韓退之亦其人也當是時有行止而文未見有侈然加退之上者伯仲間求之亦不可得侯喜諸人其於退之皆可使之北面立

退之不以其未若己也列書薦之於陸員外固謂陸
百方成之已而果然十人一失耳某之不肖閣下愛
之不見其不可因謂其文頗有道理謬委以退之而
不肯處其右者十年於此矣某與閣下別且幾年雖
閣下今來已悟過我我固曰薦人者不必其賢於己
亦不必其似己也周公之事宰相薦聞幸少緩焉以
待退之之事博士論薦願即行之某以是助閣下矣
某以是助閣下矣

與黃汝修書

士之饑渴學道行臥稽古文章日以有名事業愧於
無位金石不足喻其操死生然後見其節任重荷大
之志哀窮卹匱之誠此其所素蓄積將以何如也而
謂一朝之譽足以收其報而塞其望也哉某得幸於
執事舊矣執事亦嘗游揚其名而布之士大夫之間
矣所謂名譽不聞朋友之過執事免矣獨未嘗出一
言薦之於求士者某甚疑之及僕再不利執事始虞
我日子之再失無乃不習於時之文乎不然何屈子
之深也固求觀之涉二篇而未盡首已肯而足屢抵
口稱屈者相屬則袖而去矣僕乃始悟執事前之不
出一言者恐我達於瑟而不良於竽即言之無益也

今而後吾知有望矣禮曰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吾於是有所以知執事之取而觀攜而去不徒然也然
且以告豈曰執事於我猶必待是以決哉誠以今之
能行古之道者甚少有所以談者聽之如塞兩耳邈然
無所存乎其中不然則怒罵嗤笑雜而至矣今所望
於執事殆猶古之道也雖執事志存乎行古之道然
市虎猶成於三人况舉天下而不謂然執事能無惑
乎哉故伸其說於執事執事其察而行之

上周宗伯書

鏃嘗讀韓退之三上宰相之書而竊疑之夫爲高必
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進言而必因夫人然後其言
爲有功而不費計愈之慮此亦熟矣奈何以婉則闐
切之言投諸漠也匕不省之地詰也然三易其說而不
見報賞豈愈之知有未及歟今夫訟者之求直於人
必得明公官府而趨之多方求之而未有其人不得
已而之濁暗者號焉累告章積誠懇猶幸其一悟而
仁之也而欲其含情茹枉鬱也默也匕以自斷於分寸
之中則豈人情乎宰相之不足以售其言愈則知之
矣亦嘗多方以圖之矣不得於彼則必將僥倖於此
愈亦人焉耳奚怪哉鏃於此益悲夫愈之窮而怪當

時宰相之不省也今者則不然明公負大才載重望起家進士及第歷官翰林出爲兩京國子祭酒鏃自髻鬣已獲聞知既長復於庭階之訓得詳擇焉自是益勤仰止思欲爲之執鞭而不可得不謂今之加恩於不報之地者斯卽其人家兄還道明公盛德所以垂情於鏃父子間者至隆渥矣且曰須令渠來廕子事雖未及於例我則視之此情此意其何以堪是鏃於水火雖或有蹈也而未嘗出聲以求免於人明公其亦未嘗聞而見之也固以解衣攘臂作勢以待之冀得一遇而救之也矧愈之賢宰相之憂之有能然者愈也不獲免於窮餓之水火以梯於顯榮吾未之信鏃之賢未及愈其所遭遇固若是是則鏃爲高之邱陵爲下之川澤也於此不言其名爲默要諸人情亦矯而已矯與默鏃豈敢爲亦惟一吐所願欲以求必得耳鏃自十七八已厭科舉之學其後竟以長者之命起應丁酉鄉試弗利庚子以外艱止辛丑服闋入附邑庠癸卯逼近期於必得獨所謂舉子業者不能隨時俯仰以投時好而鄉試考官類皆所好止是不如是率棄弗取執此思之遂無可恃以得者明公果不以鏃爲可棄尚其念之謹獻舊所爲文六首幸

賜觀焉亦其志之所在也于冒崇嚴不勝恐懼惟憐
察之不備

寄謝座主王先生書

昔者蘇子瞻少年氣高負恃其才謂科甲方自致之
不用求人嘗笑韓退之斷斷與宰相言而一無所合
曰吾得懲之矣其後果遇歐陽少師驚起深拔之時
無曾子固幾作禮部第一人故子瞻無枉身之行少
師有燭士之明銛藏執事之名舊矣去年至京師
寸紙一字不敢先謁惟執事自燭得之默而薦之臨
時放卷乃見賤名以舉業不能過人不得似子瞻第
二人然必遇明而顯皆不求而得以是爲無愧也且
執事自州薦名凡冠三士卒以第三人及第少師亦
嘗三爲第一名御試甲科第十四登科燭士無所不
似時則有歐陽子矣惟軾也太不似耳當時事後某
見執事於私第執事索某文時在告將行方長者命
得無罪然至今不敢去口第無因至之耳希哲行謹
寫平日所爲詩文若干首於去用悔前慢幸且教焉

與黃汝修書

向者候門下叨被逾厚是雖朋舊所宜有然亦罕矣
但人事掣肘遽爾別去弗獲傾倒所懷至今爲恨耳

正仰間忽得手教承起居住勝欣慰欣慰且吾兄修行有素君子之道不懈而得之矣顧猶未足訪及蹇劣不亦偉乎愧者茅塞日甚無可副知道者采擇耳雖然程子云入道莫如敬朱子云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匕擾匕之時少凡人欲自納於君子之道者當於此求焉其躡賢造聖之筌蹄乎此道德之儒也下此一等須求所謂功名之士如漢晉以還一等人物是也不然當與草木同腐奚有於我哉僕所可知而能言者此耳他無所聞吾兄其進而教之來論又謂僕欲置身學校此亦非駕空語也蓋不知己者往往以科目難易爲言故有此說然頗疑之而或亦有說焉昔者吳草廬之謝張教有曰非欲媒利祿而梯顯榮也公欲進對 天子之廷以攄致君澤民之蘊私欲釋去舉業之累以遂讀書修己之心而已執此思之不能決矣吾兄果不以我爲可棄尚當爲我處之宬中復此百不一挂惟覲自愛爲知己者榮

復文選黃先生書

生聞先生名德舊矣而恨未一識成化丁酉始獲與先生令器備兄傾蓋巾子山下遂定交焉已而備兄錄去生株守寒窗方埃三歲期未果而尊人去世矣

生死之際人情更始時也先生獨未能忘意於孤枯無似之人乎雖先生不以生爲然而欲以貴下之然厚意相加誰便肯忘泣感泣感及聞備兄登第生喜不自勝竊計黃氏三葉進士皆子繼父且名德相埒蓋嘗於簡策中聞之今未之見也傳曰父作之子述之先生之謂也敬羨敬羨生祇奉教愛於上年十二月初二日入附邑庠蚤夜兢業惟恐有負先生期與盛心亟欲一見又遠不可得徒切企仰無補也果何年月日得見先生於京國乎是又係於造命者何如爾生不敢知也茲因生同志友婁貢士好便敬修片楮奉復非敢後伏乞心諒不備

謝戶侍李先生衍書

生聞先生舊矣而得之庭階者居多方是之時入之於耳藏之於心猶幸異時一識以償夙願不謂目未及識而心已銘德何者祭葬一事生已收望家兄去賴先生力爲指畫竟以成事此雖先生感遇記舊之懿懷然古人有言死生見交情亦豈衆人可能哉感激感激生於上年十二月始得附本學才輕德薄年幾三十而造命者又未知其謂何念之情熱誰乎告勞亦惟少垂憐察焉不備

謝禮侍先生一夔書

生曩者侍親江右處藩舍中二年先生名德耳入而胸藏之矣已而先人擢拊全蜀生獨侍母以歸且未有聞也成化甲午先生校文南畿稍聞動止爲慰自是馳仰日甚正思一見未能而遠貺忽加焉何者祭壘一事生已收望荷先生一念得之不勞若是者其感佩固非尋常比爾且十載思人千里獻書竟使漫不相知可乎生自十七八已厭科舉之學棄去者數年而長者之命固曰士生斯世如其獨善自養則亦已矣必欲進而憂當世舍此無爲之階耳悟志遙茲復困心焉成化丁酉強顏就列三入棘籬有勞無補庚子以外艱止辛丑服闋入附本學匕寡歲多未竊一命以就功名念之情熱誰乎告勞昔人有言憐匕焉惟不得出大賢門下是懼生今者實有之矣惟先生憐察之不備

慰侍講謝先生書

生驚聞令冢器宏恕兄不淑意竊未然復有傳者疑之如前已而有以知傳者之果不謬也方始噫吁悼怛欲便奮足出門而不可得亟呼楮墨輩遣之又乏便趾以至於今負萬萬罪生自拜違思奉清論不可

得徒爾企想去歲夏末蒙寄示文丞相廟碑今年春
中黃汝修來又令投示章少伯墓銘再拜讀之有教
存焉汝修又曰先生早已倦飛章吾負之矣生聞喜
不自勝并以賀先生伏冀爲道自愛不具備

慰寶慶謝先生書

先生哭子生聞凡三更傳者始能必信欲便奔慰不
可得更以書疏又乏便趾以至於今負萬萬罪生自
拜違思聆清誨不可得徒用企渴坡詩云道人有道
山不孤其謂先生也更得令姪先生踵踐高躅止而
弗去山巔水澨益以不孤漢之疏氏晉之阮氏有是
焉餘蓋未之見也并以賀先生伏冀爲道自愛不具
備

答吳宗淵秀才書

近過辱君家三世一意有厚無薄旣歸更承手教知
楓山先生實夫書得托矣但書中獎借過重無其實
而得人之譽如此豈不羞哉允達先生區匕亦有憾
焉見好人別太速也貳守公亦我所願從區匕跡未
掃而此公來使我不得見亦天也二公皆煩致意人
去奉此酬答兼引謝私不具

與龐元化書

執事與我久不欲重說前年得州叫船見執事不然別更久也但忽聚促去殊欠滋味執事至得諫官某不賀執事賀 朝廷知執事者豈能過某既而如所料及誦來貺將使某言其平日之積某何人敢佐賢者然某亦不敢忘此誠一起好事惜未能耳執事視之言出而真可用某不敢愛死以佐執事姜廷儀去有亂道一兩首會同年諸黃門乞致意孫幼真尤望可無一字相及此誠有體林下書何得數至京師若抵林下雖日發十紙不害更無足道熱近保重

再與林冬官書

周友來承起居又得報啓甚慰及讀吳集益何第聞使有成事去我愈遠能不邑々執事今日在錢塘猶前日之在金華縱未卽見猶之中心如履左右誠將有望更且聲跡不至悄絕茲以爲慰今日遠去豈又如前日此區々之心所以不樂也所望常々寓教某亦不敢自絕因便瀆問且以遠去不然不必厯行者

與盧希哲書

別後仰思甚切足下亦必想我不必言姜廷儀來承已到京領教無非欲某出來相伴意思甚好但把殿試錄說恐凡事多求諸外執於名而不肯通至於

悔一字恐亦未盡如某者果不見其必無悔設有不
爲某者此語似未可聽雖然足下欲我來之意多何
暇計恤因此反見足下愛我深多感多感外奉去亂
道數首願與天瑞等共發一笑及他同年相見煩以
此道意熱近保重

上王天官逸書

鑊愚人也能自信而已故嘗見之自負而多失之信
乎某之爲愚人也某自十七八知自別於人而人已
藏之矣至于今二十年矣自顧其身將無不與者矣
一旦至京師用是以自負傲而不求以陪於大賢
君子之門今而後始知自信太過獨立不資者之不
可也且以當今之世論在位之賢則宜一數而及公
舉在下之士亦宜有我是二人者韓子所謂事勢相
資者也豈可相應答以傲而不一相求也哉公不求
我則我當求公於此不求吾恐失於大賢君子之門
終以遠去沒齒抱悔於無及然則宜何如其求之也
曰求退可也求進不可也自獻於前爲求進自獻於
後爲求退某今者不復噤矣得發口矣某於明公知
有罪矣知自失矣前之意誠以謂大賢君子者任天
下之望退處於家有司馬相公在洛之形今

皇帝卽位首念而起之置之六官之長又似商周夢卜之事職無不兼而知賢求士當其先又實行其事而有其名若是其必知我也雖無實而有名未必不徹於大賢君子之聰也而某也又或作爲文章以相慕而具於天下昭々乎而以稱遙々乎而以談天下幾人知之矣傳之後世後世之人又將知之某之於公遠而天下後世將無不知况近而至乎公之身也哉是故不勤一跡不泄一字將以待人不欲自見愈望而愈不求益不敢出有似於傲故曰傲其實乃非傲也今而後士固自出矣大賢君子誠始知矣明見而實觀矣非向之所謂出於意料而未可必知之也又非若傳聞於人而以入乎耳也今而後惟恐其情之不足察其志之不欲伸也今而後吾知求歸而得歸矣欲終養而終養矣大賢君子者能容士者也豈復更求其罪以破其歸而以止人之行孝乎然則大賢君子其不欲待我也如欲待我固無不及古人曰亡羊而補牢未爲晚也某今者實有望矣大賢君子者宜早擇矣

答范以貞論葬祭書

鍤罪逆深重先人於去年八月十日得痢疾至九月

三日竟至於大故鏃雖不孝於此始知人間有苦事而饑寒困阨痛楚不與焉哀慕中忽得慰啓親諡霽然感咽豈勝但乞 恩一事卽不敢受教命耳何則先人嘗棄見在之貴富謂窮約可居也而復希乞未獲之典禮以侈澤其塚舍鏃雖不肖知非其志知非其志而復事之此其不敢受教一也昔人云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夫函骨之地以有益於人且不欲由我棄之况舉事動衆責辦鄉里而謂仁者反不計乎九原可作其不嗔目責我而復事之此其不敢受教二也且君人者有恩而施之可以乞爲乞得之恩恩雖有餘感常不足夫以不足之感吾心不忍亦不願爲此其不敢受教三也且吾今日所用棖居畝食以至買地葬死一錢孰非 君之賜何必待降恩旨俞下情遣使者遠窆之然後得爲 君之賜乎此其不敢受教四也執事察之信之不次

上周尚書論科舉書

伏謂取士之法舊矣凡以拔醇遺疵登最收次置之前而無愧居之後而弗恥得者顧分而無恩失者自省而不謗蓋法取如是也豈故飾寬法立空名徒曰得士云爾乎然而求士之家乃有外嚴而內疏守空

法而實無益於得才雖今日猶似有是焉且以浙事
言之一經之士多可望千聚而付之二三新進不學
少行否則戒得倦勤之人恣自爲之往匕踵鹵莽就
事之弊無真實得士之心其酌題也守穿穴之臆說
得真旨者遂無望其錄卷也賞記誦之成文出自已
搆者厄焉一字會意竟篇皆惡而必采頭場不合後
場雖美而無成况精神憚於多閱美惡成於一覽置
之前後而不應其能揆諸去取而胥枉其實譬則設
法以求千里之驥見駑而羈焉不必其驥也明共知
其然而不怪不沮俛首帖意相與襲而行之雖豪傑
有過人者由是也此豈非安於久行憚於爲意志陋
而弗起習甘而自定者乎於乎論人於一日論又不
詳取人以言語言又無實則何可以弗動意也耶伏
惟明公當今名位具一卓匕大賢豪傑蓋不當爲喻
習見何能深染之哉必有忿乎此矣請爲明公略陳
之爲今之計莫若多置考官人典百卷如五十卷仍
得京官進士有學術操公廉一人總涖之懲臆說薄
記誦責純備訪後場所謂鹵莽無誠心者御史同而
去之其知名士兩司采聽藏之至以告御史取焉略
其臨時事成櫃卷去取皆上之以付翰林院覆實行

責賞焉有名譽轟聞三試如式在黜列者人得訴其
枉蓋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不然卒致法意不明而
儒效澹薄爲不少也若曰 祖宗之法使人因言以
考德觀其一日而知其平時今日實察其常日實求
之名下是未滿 祖宗之法不幾於作聰明以亂舊
章乎噫鍜蓋言之矣 祖宗繕法求才亦望其百全
而不失之一也誠若是此不當不用也今也益是取
佐 祖宗之法而大備之耳奈之何其議諸變亂而
怵之也抑是意也果曰行矣猶不離乎 祖宗之法
而得之無更革焉則法固自若也何不可哉某又聞
之事久則弊發弊發則救之要於無弊而已 祖宗
之法沿自前代行之百年弊而救之此爲時矣由是
言之雖深損屢益苟不取商君之於秦安石之於宋
皆可無禁况不若是之甚乎惟明公采焉

與戴師文借文選柬

鍜白師文仁兄足下鍜在家時常從鄰人借文選得
其後若干卷卽此是也則此書曾照目矣急欲得者
其前若干卷曩如詩亦未見今則有矣以今所未見
宜皆古賦兩京三都等作也幸付乾帙祇領全惠不
勝幸甚且我無仲任閱市之能君無伯喈搜帳之繆

不費之惠實宏雅量鍤白

回鄒汝愚書

鍤從楊溫甫李將軍坐以識執事執事一言鍤藏之至于今猶曰未嘗拜客窻聆終教爲恥恨乃蒙執事采錄曩時一顧至于今不變謂其有致遠之基不量其凡淺以存于懷收駑齒驥將望其千里焉竊笑執事非伯樂九方臯不然何失之某一人也某與執事同升於禮部同上於天子而反之吏部無不同惟執事入翰林某試水部是不同耳執事挺出班輩以默爲恥以敢言自許以食而不與其事爲不義旣而新政賴焉則執事不難於爲臣所謂萬一效矣某之不才官占八品祿支一月是先帝未報之恩將并報之今天子愧猶未能某誠天地不忠之臣負執事多矣雖然某亦有負日之愚未敢獻之忠今日朝廷多美政小臣何加焉第聞政府洗濯之後一二輔臣猶未窮選擇稱新政此執事李將軍直御史賢主事所未去口而某竊有意焉王司馬進吏部典銓有人矣彭都憲侍刑曹猶爲未用乎先君子曰彭鳳儀宰相器也某蓋藏之胸中期他日吐焉此爲時矣敢以謀於執事若曰彭侍郎無階政事府無虛軸則

某不知也又聞 嗣聖生母紀氏既追尊爲后將配
食 太廟鏃愚竊聞春秋賤仲子而譏考宮所以塞
二嫡之違昭嚴禰之道爲綱常萬世慮也考宮且猶
不可況不爲考宮者乎春秋後王之準繩後王不準
則不平不繩則不直惡得而玩易乎哉且尊后爲既
往事若無可及其祭鬼必不得已用漢唐故事別立
小廟以祀之可也又聞 九廟數溢將藏主眩而聚
訟鏃愚竊聞宋神宗之世還僖主而毀順廟君子曰
宋人以非易是我

太祖高皇帝功崇德鉅子孫臣庶如之何而報罔極
若以第一廟比之稷契以爲太祖非獨功德不倫亦
將如 高帝何 本朝太祖之廟舍 高皇帝不當
得之其上迭毀之可也今 天日開明百役任職卽
有變事疑義禮官學士議其是諫官御史伺其非執
事等正氣閉口又從而出智力以相之使就是而去
非萬一不幸又或引裾伏閣碎首還笏願死而求去
其又不幸又或力於既止全於已壞惟所求而有某
之言誠贅矣抑聞之 聖主痛感方深孝懷彌固粹
未能厭屈私情忍而就大孝則鏃之言未可知此負
暄之大顧與執事發之餘所欲言未上

回姜仁夫書

鏃之願交於執事猶執事之願辱於鏃既又天假之同舉於鄉同行李於途同由禮部以進於天子之廷惟執事名在某前不得 詔鏃名後執事以歸爲事後一異耳國門之別情含而不發淚忍而不下日暮過張家灣默坐窺舷面不欲南與心俱北舟人入市具米鹽再宿而後負舟出淺舟大水落不得程中道易舟以抵于杭到家則七月二十又三日也幸三老均福賤身亦無恙仰問楊憲僉自北來持汝修手完一巨緘開緘得執事書詩汝修汝愚書及廷試錄一冊如獲珍寶以喜先取執事書讀之如覲遠面來遠人接餘芬而聞附耳也執事剖心鏃也刮目雖字畫有過人者忻慰忻慰執事教我曰俗學世紛一切謝去曩與執事言欲歸斬艾紛聒今頗如志惟俗學似猶有未了之緣他不足爲執事道其國事來論謂聖學未講弼亮無狀政柄猶在刑餘三者偶似遠料爲之奈何李天瑞鄒汝愚吾榜鳴鳳湯用之夏廷章林居魯交口疾鳴可羨可賀辱汝愚書亦嘗附答間及國事掛一二焉執事取觀之欲與汝愚商以復我執事又曰不得家問不知太夫人安否欲歸釋憂惱

某竊不可執事有弟羣季皆俊爽太夫人榮養可委
况會國家臨治天下事尚可爲歸豈其時哉士之仕
也要不爲爵祿纏縛得住要於其中可以歸則歸矣
擇時義而用之如是足矣何必不仕以爲高哉見未
有期茅日愈生執事天之涯某也海之角聲迹悄絕
夢寐不交豈吾道亦有兒女情乎倘有賢便幸毋以
迂遠棄我貢士吾老友乞青照

寄陶憲長書

閣下先人之故吏也由縣而府以至上司由憲僉稍
遷憲長凡有功實不負朝廷任使是今觀之先君
有諸葛之忠閣下無馬謖之敗先君有申公之誠閣
下無常秩之改閣下與先君相待以有成者也曩先
人自蜀歸閣下使人來納書有餽於是見閣下能不
忘故舊又不能不及其熱沃其冷行之則閣下與人
交之義也某在閣下故人之子也無誠行實才徒以
虛名取科第今之家食亦惟儉身養母以爲德讀書
著文以爲業登山臨水以爲樂如斯而已豈足道於
閣下乃不揣茲有望於閣下龍川訓導陳某鏃家姑
夫也又某素所從以學也乃不幸至此倘賜仁焉則
豈特銘陳氏之心哉

回林冬官居魯啓

往年得汝愚書閱紙尾見閣下之名以爲汝修告我
遂決然信之及誦來貺知汝修以告竊自笑其無實
而朋友之不相舍也且於仁者而取信焉蓋馳悚下
風虛心願合爲日久矣至其接鳴喙於新朝建職
外之懿業乃見平生之志甚踐紙尾之言吾黨光彩
自我仁兄獨於汝修載錫之哉愧不面陳心存于懷
闕然不報吾師梁先生微稱閣下命之矣實罪實罪
賈謙益道閣下欲觀鄙作偶出前書可信也因略道
而進之幸恕

謝賀永輝書

鏃嘗一再見執事執事之美在吾耳久矣然未敢便
以爲信也前日以事道執事望其門履三患抱罪自
救摧折而出則裸處佛脚下從其人得衣一領飯一
盃蓋危困極矣乃蒙執事徒跣往拓之解衣匕我推
食匕我引其二弟相與慰藉而煦沫之戀匕不欲去
樂其不死而危其有是也居久之聽其言而稍觀之
乃知執事實非常人而前之傳者告我真也竊以後
交君子而尤幸其今日之得至於斯也三患者吾所
以至也踣而有獲又何恨焉使不遇三患者必也望

而過之未見亦由執事之門處執事之堂聽執事之行以有知而得交也然後知患難之成德而禍幾不為福也使人送還衣之類三食之器一則略言以納之

與潘子器小柬二首

久別甚想尋人寄聲甚是難事雖宅上人亦不在意有便屢失奈何奈何今寓黃邑遇太平趙貢士謹附上三詩代問又古作近為空同輩求高反失艱深冗澀自通不通人甚是壞事恐 本朝文體被此輩疎誘淺識之人羣起慕效甚不更卒致恥代將又不得與唐宋共貫未可知傳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過猶不及吾以論文而止其橫流子器謂之何也有便必以復我且教老病幸幸就紙漫書殊不成文取其意而止矣客中匆匆故也

又

疊蒙念及何以堪處區區一病頗久至今未復累要奉字自是不及心甚懸也前此不能寫央令弟梅壑寫月詩請教今又改定數字再錄上共七首不能盡寫寫改定者上幸正定詩文不厭竄改百易不害今不自定後世誰相知愛至替前人改詩文無是理也

呵七

與林見素書二首

爲別不覺換歲企想何如也向南都時聞執事節鉞
在途江西奸吏便已相率解任去旣至激揚愈力當
時傳聞藉甚故舊歡喜走相告語所以喜動者以盛
名之下一旦獲奇實不辱其素且從我所望故也丈
夫得時行志雖施不盡蘊亦是難遇可喜可喜別後
數月某以病求返山泉方此散髮綠蔭印足白沙自
忖餘生便可了也世間好事斷付久矣惟誦天保之
詩用是報 朝廷感恩施而已爾視執事相去何如
瞻拜未期臨紙惘七惟順時保重慰

又

一別二十餘年於生世何如也近聞行李到京受官
大司寇山草中不勝喜慰九卿有人如此實不易得
但恐助我者少大好中又有此耳僕日夜思之竊爲
執事圖以遲其去亦若甚未易也則先往一言忠臣
事君不欺而已欺之道二臣在君前以是爲非以不
賢爲賢是謂奸欺君不審非是不辨賢否自謂已得
臣於此而不言以養交取容是謂慢欺慢欺之效當
亦使君暗政舛國殆馴致不可救藥乃後止奸欺肆

志小人慢欺亦未可爲君子愚者所見但其察近利而昧遠圖志小成而玩大壞棄人與黨執迷自用不問公是公非皆小人之倫類執事今日居位之心亦惟區區知之不敢不言僕久無外望今茲亦惟稍出內間之赤書諸紙素使後人讀余之言可追講時事而以釋我不爲罪責如此而已耳他無可爲知己道者僕聞太夫人壽終未及弔門下甚歉甚恨鄙心亦欲全吳一遊扣情論於泉傍未知成否

答王陽明書

久別甚想望稍聞安方幹略爲慰頌又樹此大功益見儒生之用區區山草中無補於時相去何止千萬仰愧仰愧承示傳習錄大學古本亟讀一過具見執事用工夫大略區區何足與此執事自虛心不遺疎拙記曩日盛德若是爾感悚感悚病中先往一得之愚別當請教相見末期臨紙惘也

與胡永清書

一別二十年中間如僕無足道者若執事殆未易狀說直方之精愈困愈厲視世之奄奄無氣相去何如九牛之毛書所謂迪知忱恂之賢區區嘗謂之誠心爲善者非執事誰當之敬慕敬慕近因 詔恩事益

怪士風之落新 皇帝於常赦拖欠之外又有曰已
徵在官二十四字所以廣 詔恩補不足 主上休
民願治拳匕之心實在於此况折色與本色緩急懸
殊卽今日內帑之儲加以各犯抄沒縱使重徵再解
亦不過助積塵耳用一年未解折色博得民心所得
重輕何如詳在別紙請去重復見未有期臨紙惘惘
乞察恕不具

與王方伯爲本府求兌支書

獲在治內不能一拜左右愧悚愧悚徒竊聽政聲爲
慰茲侍斯文心愛輒有瀆本府六縣俱屬蕪荒十不
收三生本縣爲甚知府顧某勤施於民而天偶弗助
甚爲不安茲有請於執事下益而上不損乞亮納以
紓六縣已絕更蘇之民是本府之政天偶弗助而執
事助之官民均荷至德也察恕萬萬

寄黃公獻都憲書

別後不審宦轍所在馳想馳想近始知以都臺分視
山之東心竊爲 朝家漸拔才望且大用賀公道公
道如生自棄山草無足言者雖不敢一日忘世事亦
徒然耳才拙罪大自知自知平陰教諭夏鑑實生同
曾祖兄蒙青顧謹謝瞻晤末期臨紙悵惘

寄謝席憲長同文奠老母書

世常言施恩於不報之地耳熟其語目未見其事今如執事所行是其事也生一家存歿老少以至妊乳未成爲人後當聞知亦無不感恩佩德誦說想見以謂時有若人者卽今里巷之人粗知道理亦皆感動樂聞於大君子之義謂可化迪民俗使歸於厚豈不信然茲縣家繳牌反命下執事謹先因便附謝臨紙感激不次

與沈一之論文稿書

此回先往二令序楚門塘記及今往共十首并前所留平庵幸終教之亦要心閒氣定往復細看以意逆志乞弗先下已見人自有意就使韓柳省不如己者之文亦須多看幾遍少加諷味方盡本意方見疏密然後可如何昔人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區匕爲此說非是不欲執事加疵拙稿其實只要平庵細看出其真病使區匕得自爲醫療則此文當爲全物庶免後世彈笑平庵惠我多矣倘因而又肯親加郢斲尤見文愛吾文不協於時眼中喜愛如平庵甚少老死遠去後來者喜愛則有之於是何得不多望於平庵多望而至於振觸亦勢然

也呵叱亮之怒之

與巡按二司論赦書

錄伏讀 詔書內一欵糧料等自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以前拖欠者盡數蠲免以蘇民困已徵在官該起解者照舊起解准作本戶以後年分該納之數竊思各處地方官政有寬苛民習有馴獷不同如此以故秋糧夏稅歲辦物料等項有連年拖欠并在官未解可准作本戶以後年分者亦有連年完潔并在官已解無可准作本戶以後年分者以是恭 詔錄見連年拖欠不有官府頑狡之民反受實 恩連年完潔知法畏箠柔從之民却止受虛名只此意甚非政體

或可長奸沮善不但施恩弗均而已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至有甚不得已矯制亦可今日之事錄欲於連年完潔地方除兌軍起運完獲各該倉口通關在卷者照舊外其各府縣存留倉糧只將十五年夏秋銀已解未解糧已入倉未入倉俱作本戶十六年所該納誠如此亦只是救補廟堂議 赦一時未審之失非外別擅作也請以小事喻於此有主人治具要客或二十人席內十人醉飽譁樂而去十人以有他故不暇充席次沾酒馘爲主人者宜如何

彼無誠心待人者但取了事他不在意中其待人以誠者意則未了歉然必欲如何今日之事何以異是且兩直隸十三布政司倘俱已連年完潔則何如於此無爲處之是二十人者俱不得食也可乎哉愚意亦只宜槩將十五年夏秋准作本戶十六年所該納更無他善處也夫所謂連年完潔地方在今日多不過處其半全旣宜然半不可乎方今 天子英睿願治務甯民心觀於 詔文所云新條殊制前未嘗聞爲之臣者何可不將順至美救補其未審使普天之民皆曰吾 君待人以誠不爲空施名則有實不取虛應故事而已由是言之更有何嫌先發後聞可也其兌軍起運完獲照舊者別議 奏處若果視同泛常不爲吾 君惜大信而爲之惜小費不爲吾 君實 詔恩而爲之實藏錢則豈惟生民缺望亦非明主之所樂聞也

答沈一之書

執事惠我詩曰海嶽有真氣文章多別門是以惡稿爲文章軌鵠視一時作者劣然若都不在其意中是執事之權衡斗斛甚見爲我寬借而稱量於一時則未見其爲不苛顧獨何修幸得此於吾子旣以寬借

我亦宜相我以卒好時既不悅於子之言言又不得為適事中的大而非夸美而弗溢得無由我益增子之罪盍念之以損予之患慮不然實隘而聲閔雖予亦將得罪於時

送還楊方震詩文柬

執事之文蓋嘗先登韓柳氏之堂而返遊程朱之門復得以閩洛之餘波沾濕昌黎柳州之高塵此為執事之文也所謂過人者也若詩當亦有人所未至處然在執事則文過於詩謹附數字還納

與高汝白小簡

久別甚想望區匕在執事雖不蒙數匕而鄙意實向屬於左右蓋為吾台也自愛自愛

與顧東橋太守簡略

別後日沾新政不勝慰怵竊謂簡濟明密健爽為執事之治其效乃至不作聲色而事妥民安前此蓋少見加以文翰為士林慕望尤未覩其全也但恐小邦不足久留為可念慮實告實告

與羅府公簡略

上書陳言律各衙門但有阻當者鞠問明白斬此律主去壅蔽通天下之情見作律者惡蔽之深去蔽之

嚴優識治體痛塞亂源律之最不可缺者今格不行
曲爲脫罪致毒言者將自是人以言爲諱壅蔽之弊
成而天下事可知矣伏乞執事斟酌行之必大爲未
減少存律意亦正人君子憂 國存羊一大機括倘
事有不測卒歸於正尤見知幾

與許台仲簡略

執事於文錯知過望我者幸補助我庶免自累知文
尤難區匕自計亦疑在心常用不樂恐聲過其實取
笑後人

答陳敏之論伍員事

父不受誅子得復讎君之下之法也君臣猶父子父
殺子孫可讎其祖恐無是也在員當求其讒父於君
者而君殺之之人旣死則挫其尸可也鞭君之尸殆
過也雖員亦自知其過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以答其
友豈不明白甚若員過於孝而疵於忠者不可爲法
烈則有矣

簡沈一之

久違甚仰度近來文候清勝爲慰舍姪通茲去諸凡
乞好看嚮拙文內一二首兩改稿上度已達其方令
輓序細大必求更欲作必問拙稿不敢累及倘不肯

歇只刻見在者題其帙曰赤城甲乙選藁足矣或可
揀去數篇正不必多拙文尚有丙丁戊己二帙旋輯
在後當奉上看正梓則不勞再矣拙文雖區匕亦若
不知其如何倘不可愈多愈示淺於人呵匕潘堯卿
詩幸終惠詩序亦改過數字別錄上

與葉敬之論宗法書二首

盛門講禮尚德歸然台南大家老病蒙念感記感記
所論大宗祠記不知止作始祖祠抑自始祖適長而
下除已祧外仍用高曾祖禰四龕一宗子爲大宗祠
以否其學正及惟五惟六在始祖爲幾代孫有何功
德後世士大夫無常祿故所以祀其先者率無常制
文武二世室亦恐非士庶家所宜用在禮大宗則自
始祖正下高曾祖禰四龕一宗子所謂百世不遷之
宗是已小宗則高曾祖禰之弟自爲宗者所謂五世
則遷之宗是已彼所謂百世不遷之宗非但指其不
遷之祖而言卽大宗子亦在若今大宗專指始遷祖
而大宗子一支爲虛名甚似未可必若始祖一祠大
宗又一祠非特費大難舉亦恐祖宗不屬大宗下同
小宗難爲統宗收族之器矣鄙意已略具記文乞詳
定爲幸又大宗貴重如此倘宗子不賢當更立賢弟

亦可弱果貧窮當揀所統富且健者幾人可出財力
左右大宗行事富者多亦不拘如何如何乞示教爲
感

又

德滿弟回得書詳示學正惟五惟六令先世事實且
云盛門今日子孫賢且盛者皆學正裔孫惟五惟六
始遷居王氏舊址光裕先業又惟六爲勝國行省檢
校方氏之亂保全宗黨皆其功皆可謂有功德光家
之人鄙意亦止宜存主始祖龕下遇祭則祔爲可耳
或祠正中入北可展一楹作藏祧主屋遇祭請主就
祔何如又云惟五惟六諸子姪生旣合族會食死而
同堂享祀於義亦通緣是遂謂二派旁支之主亦可
入祠此所謂義以情起者也理無常師在高明自酌
之記文自今議以下二十幾字依命已去有可增減
惟意惟其是而已無所爲嫌文要譏彈自取佳好亮
之亮之

明赤城夏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同郡趙方厓先生原定

嗣孫名賢重梓

序

送太守方公赴任台州序

宏治十五年某月某日南京禮部郎中莆陽方公出守台州鏃州人也茲幸與公曳袍束帶同官於南又嘗與公傾杯接席胥會於北前之會也望公之容知公之德今之同也見公之政察公之才也德以蓄其內文辭比興稽閱以博其外然而不示其有不名其

能淵密簡恬出語如不欲由是見公殆有道者也殆所謂君子而儒者也夫有道者宜狎君子而儒者宜切磋以成而公則行矣奪吾之利以澤一州然吾不以爲憂而更以爲喜者彼一吾鄉此一吾身是亦足以相易而不足以爲病也噫在吾鄉人尚未有知其然者前守陳公且去閭巷之中吾鄉人豈無有聚肩接踵羣語而憂者其憂也且不說陳公之去而慮來者不知其如何此事之必有民氓計慮之常也獨吾鄉人哉吾是以勉爲之辭請附公行李以去使吾鄉人知公之德者以爲公將愛我也知公之才者以爲公將有力以活我也用是先以慰吾鄉之人使無更以陳公之去爲憂而亟以公之來爲喜此鏃之志亦鏃之責也故事京官始出爲方面太守同僚也同鄉也同年也直其治所而又同係官於京師也則皆有贈言也則軸而歸之一人行軸文凡四行之旣久莫之有失也公之行吾台仕南都者凡幾人不謀而同皆曰子慎於言今茲可以言矣若公家世之美科第官序之榮同僚也同鄉也同年也必有能言而輒及之者故不取

送英德令黃先生之任序

梅澗黃先生長教吾邑未及代二年所 上命以先生知韶之英德邑大夫安成劉侯先行理徵言爲贈 鍤謹告之曰往哉惟民之求今夫縣治於此令以下 更代去來奄忽如閱傳舍然而民固遞嘗焉中間善 惡得失不一之政譬諸食也或調和五味先後多少 以至水火疾徐有節其效足以養氣脉壯筋骨理脾 竅或調和五味先後多少以至水火疾徐無節其效 不能爲益且有損乃若不飭五味流蕩水火惡草朽 污亟蠹而貯毒滯口而慘腹良使人欲唾去忍而下 益又欲嘔出之度不可而止皆足以成疾致雷錮甚 者雖有良工繼踵不可爲已前政卽去之數十百年 猶歷歷可數而議卒未有能遁其情漫其實者官與 民迫且專焉故也若府與大府則不然御地滋廣去 民滋遠官與民者悠々儻々若無所係屬至有代去 而民不識其面不記其名與姓者往々而是未可以 一一究知也以故情或可遁而實或可漫然則令之 於民其尤不可不慎歟先生挈所學而來以教於吾 邑朝課夕程優柔漸漬數善教者指先焉以此策彼 英德之政可以豫講其爲節適五味水火以養而不 爲無節適且惡草朽蠹以毒民也必然矣夫縣之與

學無過爲近昵先生傍觀目練爲日已久益是而曰
英德之政可以豫講其不信乎遂以質諸劉侯而用
之

送熊侯之任諸暨序

熊侯涖吾台於今三年矣鄉無追胥田無食畜街巷
無鬪爭詈罵之聲強者失其力弱者安其處部使者
奏更之大縣以出其才乃復得諸暨焉或曰侯此行
號推能任劇可謂美名然侯未必願也夫以吾台蕞
爾小邑民更易治侯至帖匕以伏間有一二不逞之
豎而善良繁多未可指少者并以爲嫌也由是侯果
得以其餘力以及於文學講解譏述之事凡令之所
宜問而不甚以爲急者搜舉略盡又其餘以樂於山
水之間擇其佳麗瓌特者而至焉熙熙而遊恂匕而
酬若是而舍去之以役於彼匕之爲弊如我所聞意
其摯然不下坳然難治侯且蚤夜腐心綱維以連其
大刑罪以齊其衆術知以破其奸將不遺餘力以益
制之然而猶恐弗勝則安得晏然如吾台也耶侯固
未必願也辨者曰侯器之大執事者不量而小用之
乃至無堅厚出其才以旁薄撐突於中吾尚懼其憤
懣而弗堪或以病侯非必侯之樂也今茲所謂那才

治大失於前者許正之於後吾見侯於此始得一展
布焉以發其先日之積鬱水決火縱出以爲快也何
其幸歟昔尹子去栗邑吐才於潁陽薛生解湘源稱
治於零陵諸暨侯之潁陽零陵也方且用之以發名
長價收效取寵擢於今無疑也吾於是惟患其縣之
弗大弊之弗力若其縣誠大弊誠力乃誠所謂幸也
而曰侯未必願子與我所聞異乎侯之行士林皆餞
客有誦或者兩操之言以告且曰於侯云何若愚者
之慮則曰幸無以前之言者自沮亦無以後之言者
自喜以無事往也而視其民之馴曠事之難易而以
羸縮吾之才倘不足不得不勉誠有餘不可盡施若
是何如侯曰子之言是也敢不祇承當是時鏃與在
席拾筆而書之爲熊侯贈行序

送周學錄之任序

吳郡周先生由舉人署文學訓導事補秩吾邑三年
於今合前例得會禮部丁丑試旣而趣還跣足見諸
生而除牒繼踵擢授雷都國子監學錄長教南海
何先生暨諸生先祖道議所以去先生莫若贈言於
是羣走余謁予亟辭曰諸君雖不請予獨於先生
無一言但言未必可用計亦夫人能道之先生特耳

厭焉隴豕大罔徒勤僕夫無益於先生行諸君求在
 必取他亦未暇計也於乎天下不患無才患無裕才
 不患無善患無誠善夫誠善而才自裕何謂誠善於
 此有二證焉取與去就死生三者有一之弗講是不
 誠為善也不誠為善是內無所養而剛大之氣不足
 以宏濟其才而所謂才可知已矣夫誠善而才自裕
 予嘗講此之理習如食飲執此之迷堅如金石誦而
 藏之不敢以語人乃今其時也夫兩監天下人才所
 聚處持予言以察於六館之士宜必有誠善者耶既
 得以告于祭酒司業以薦於天官卿以命於天子
 之廷而贊治焉圖迪知忱恂之賢以助知郵之政姑
 用是為國子先生贈若曰云爾夫人能道之先生特
 耳厭焉予蓋已言之矣余與先生久先生清通健爽
 文理竦人諸生染學尤力他日踐華陟要益用予言
 為聖主得人亦預於先生望焉

東園詩序

仕而知退退則無事而樂故凡園池亭榭為仕而知
 退者設也仕不知退道方屈辱而尸寵自若投老無
 期雖有園池亭榭不暇樂也乃若富室豪家一草石
 一闌檻窮巧與力以是為役冠履時集疊榼不虛纖

歌曼舞以夜足晝非不樂且耽也至求所以名後世如司馬之獨樂崔氏之婆婆惡可哉仕而知退既受其樂又受其名噫亦士之不得已於世然也海陽張公嘗以名進士知睦之遂安推強立弱興利以去弊法不必行必行於豪斂力勢之家以示果用比與大吏爭是非不快曰道豈若是遂引去蓋人得恕公而公不得自恕也既歸爲宴遊詩酒之樂東園繫其樂處既樂於此遂以爲號人亦稱之曰東園先生又聞公去遂安之人思公不噤而尸祝公又爲公立去思之碑公樂於東園而公之赤子思公於治所遠以相公之樂以道進退日見休裕公之樂又不止園池亭榭宴遊詩酒一時寬身之爲樂也然則斯園也方與獨樂婆婆並傳於世無疑也既受其樂又受其名非公之志非公之道歟園有詩若干首而未有爲之序公嗣子侍御君見今巡按兩浙巡按自暢文通之後未見有如君者是父是子詎不信矣

野泉子詩集序

吾聞文章有三恨家數恨其小韻格恨其卑制度恨其弗治夫論定文章意自注意讀入聲見不如有據則三恨宜未可少必以爲口實不然誰獨不爲文章家者文

章方且以是故不必貴於天下受給於人亦多矣夫

詩自晚唐文自晚宋以至於今中間工密自注工密以下兩字

句藻麗充贍平實豪放溫潤疏暢清婉閎肆大編小

帙於是宜無不有也至論所謂家數而大韻格而高

制度而弗亂其可以語此者誰乎蓋在必有吾未及

見也且以詩一理論近世如莊定山潘雷鶴二先生

之於辭金宣玉應為其清靈擊日爍為其雄晴空霜

野為其曠爽一作傲家數格力甚不為小但其為大或

反過之稍涉於虛不難也世有大而不虛求諸梗槩

吾鄉潘堯卿其殆可以語此也堯卿之詩清迥天成

不入纖艷譬諸畫者霜崖雪竇之外不設一花一草

就其狀寫景意希微必攬堯卿所得於辭如此顧碌

碌無知者於是有知堯卿者宜如何既出其身又出

其言夫豈天之道也哉使其言幸而展轉不遂至於

淪沒後世有知堯卿者予不合與堯卿同時為交至

是又當何以藉口以道吾罪謬也哉嘉禾沈一之善

論文章識逮其作見則快誦堯卿之詩曰必加諸梓

更念首簡不可無述書來屬我噫予方以知堯卿而

未暇載一筆是懼矧又有趣之者堯卿雷鶴嗣子名

夔別號野泉子予詩雖陋惡實由野泉子發之

去思詩序

凡吏於土民德其政久而益彰故既去之後而有思
 自史稱何武以見于冊而有其名則去思之名宜自
 武始夫吏操威德以赫烈於上日臨乎我不有畏於
 心則必諂於說其口未真其情未明雖有良吏出乎
 慈信以得民之心民疾稱之未可以為信者嫌於有
 諂畏也及其既去之後勢冷之時諂畏散於前而民
 之情始出口始的可據以信無所為嫌矣於是歌歎
 且加佩德未已視於無有而民用其情故曰事之定
 論之公也若其吏於土而病於民未去而欲其去既
 去則無思欲其去而不敢言則矯舉眩亂愈不可據
 無思則充其情以至於懟且詬惟其實而止無思而
 至於懟且詬則亦事之定論之公也夫觀政察理未
 有精於斯者也山陽葉公為吾郡而去於今三年矣
 民之思公甚於公在而德公也前公為郡鍤及知也
 瓊臺邢公上黨阮公濮陽劉公相繼競政去皆以思
 蓋至於公而愈難也公之治以防偏弊育小民為主
 是故公去而民思之特甚公之民思公於家而公不
 知傳鄉人之意以復於公此詩之所為作也然則詩
 亦至公而可以觀矣顧豈無手是卷而懼其所為將

不免於對且詬而慕公以瘳者乎此亦作詩與序者之意也

方侯輓詩序

有理於此一快然驚動人之耳目一悶然徐得人心果孰爲優劣也孟子曰伯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吾以辨二理優劣焉皖城方侯爲吾邑兩年於今以卒於乎豈侯之民無祿橫以及侯耶侯之理脗也若不能而細大必問豪右先伏效生而人弗知人便而政弗易是故始則疑其拙旣而察其誠及其沒也而論定矣侯之沒耕者戚於畝商賈憂於肆大夫士含泣出於家老者涕洟少者咨齋高山深谷疏遠之民皆願一致其情於執事之吏卽被榜笞奪其嗜欲之隸言與淚俱下於乎侯旣沒而人心出也由是見侯之治非其所自不得不以施於民則出之以誠真行之以公廉無私而民自安無僞而民自樸所謂修己裕人積純動物殆庶幾焉若是而曰悶然徐得人心非耶不幾於皞皞者耶侯之民弔祭訖事聚而議曰侯之德可歌也生吾無及矣尚因其歿獲卒事焉矧今之輓詩用專紀德并哀以歌獨不可乎於是能者畢役金石間作而吾從祖大霽義官

夏亦坡先生文集 卷之十三
袁敬明實辦冊事冊成以授鑲敘簡首鑲侯之民最
受知者謹載其實俾鄉史氏有考焉以登於國

送林君序

莆中於今爲多士進於朝者連畛焉侍而待者又
益不少林君獨不慕而爲退而學於古求無用於今
故不遊於京師而遊於吾台示其志焉耳或曰林君
非其親者則不來曰然若林君者居天下而可也若
林君者苟有耳目情愛見而必施焉是惡用其親者
而來也吾台稱山水雖吾不能殫其好慕而來則其
見而不能忘也可知然時去事異林君將不復來也
吾是以預以告之於其行也申以贈之

霞城送別詩序

成化丁亥莆田林居英嘗從其先大夫僉憲公與其
母夫人至羊城某以先君長憲是邦先已居之矣是
時某年十三居英視某蓋十年以長獲拜狎焉居無
幾何僉憲公疾作竟以櫬歸而居英去某復畱二年
獨傍老母以歸家食又二年先君由廣東轉江西左
布政使某復隨老母往居焉居又二年先君進都臺
循拊四川某獨與老母抵家匕食且三年先君以親
在以疾歸又五年而卒逮今十有九年中間變故百

出而居英音耗阻斷杳若異世今年居英少公居魯金華書來始通焉某以髫幼事輒忘不記然猶念之而居英至矣蓋思少公走金華覩便道復視其表姪吾師梁先生是以來也於乎人生聚散如殘陽修影忽不知其歸於何地及其復合動如初識出口問姓名始寤而謝然後相與敘舊故憶嬉遊若是者世以爲常獨某與居英哉然而有感於此矣某早寄他鄉嘗所畏昵相與連袂而嬉接席而讀者童冠莫謂不多別後計其復晤則前年見王文煥於武林今見居英於此凡二人耳彼其一遠便爲永隔而曹以終身者豈可謂無其人耶然則是會也卽決去不猶賢於墨匕諸君者耶居英行矣吾兩人各亦可以少慰哉某旣爲詩五首近古贈居英矣復自序之蓋詞有不載意有未備云

送惠安丞序

黃巖劉景輝以從事之才考於吏部以一等授惠安丞將行鑣執手告之曰方今水旱之災纏於中土民生之力盡於上供有識者私憂於口在位者未動於心凡事旣列出之宜人人可知也况景輝乎夫言行於大不如行於小之專也今以告於君相者且以

告於令丞憂於天下者且以憂於一邑景輝可與言乎鏃同年虞公載實長是邑於是宜無不知也倘偶未易省景輝至第以吾言告之公載倡而景輝和惠安其有瘳乎夫縣者天下之積也天下庸有一民不治於令丞者乎然則告一邑非告一邑也告天下也子與公載勉焉聞吾之言見惠安之政天下其有瘳乎

送林希原歸莆陽序

伊尹不毀於放主周公不衰於殺兄孔子孟軻徧遊諸侯而人滅其口其爲身處大嫌宜壞而不壞如此何也自立高耳目定曷謂之自立高有所雖死而不愿爲也曷謂之耳目定人習而安我也由是吾行而人不疑動而不爲謗坦然由之而不虞夫安有所謂毀與壞者哉凡其爲謗而疑皆其自立之不高耳目之未定或幾矣而名譽有所不去耳目有所止則豈不亦有疑謗之生乎吾師女弟之夫莆田林君之來客有告我曰林君輕蔑險阻挺身遠邁間關浮沈志吾邑而得焉非有王命踐修商賈之役乃無所覲而來哉當是時吾不知君不敢附客議姑諾而退久之吾往焉獲其文以甚讀乃若大有爲者於是客之言

吾之惑去而不存於心矣獨怪客之言之不審以爲論事議人者之戒吾方懲是矣令客聞之不慚而匿乎於乎人豈不可有志於道邪豈誠欲人之弗知邪又曰君適數百里從其親戚彼亦人之情事之常有耳猶有客之言設有所爲出乎人之耳目之外以駭之也顧獨否邪自立益高耳目益定聲徹乎遠近行信乎人人是吾所以望也抑吾所謂以君圖君不敢改口以忝吾子也或曰吾聞行高者毀隨士不理於口卽伊尹有負鼎之譏周公有不利之言仲尼有叔絲之毀孟軻有滔于之辱夫疑謗聖賢不免曰然子之所聞以小人而議君子客之言之類也我之所聞以君子而信君子我之言之類也且子無惑焉今日修德而以止謗子用之矣不修德而以止謗子豈從我哉吾之意蓋主於自修不專於遠謗而已也因吾師請用爲贈行詩序

送南溟子趨名序

南溟子試推吾郡僅三年於此未行上最而部檄至聲實使然也某聞亟走城中問行理夫行理遠去必有贈言但退者之言恐未可爲進者道慮其齟齬而難入也雖然夫苟進而知退退而知進是二人者處

地不同而道同同道之言其入而不拒也若納隙光若寫溜水抵大壑既而必行其言若饑之食渴之飲然則某於南溟又惡得無一言南溟是行不在科道則爲吏部郎否亦不失爲他部屬舍此外非南溟子之處卽在科道宜何如爲之吏部郎又宜何如爲之他部屬隨所職司爲之又宜何如視時難易以爲正變正不傷物變不失己若是其道又何如此宜南溟素所講論圖惟羸縮以待者其在今日則意閒志定守氣不亂時其至出而應之焉耳矣然則某於南溟亦何必多言了也若注解者南溟爲文章刻意有法度力齟不入冗俗門戶開闔持縱圓方順逆參錯未已必且以是名家傳後致不朽無疑也每讀吾文輒首肯足抵意合若己所出豈其智不足以知其不可而愛之者耶然則吾言之而入是其先驗也夫南溟子之門士賀亨永謙實相予言

石壁諫垣稿序

文章經世之具六籍尚矣後之作者其文論傳序記碑銘等方其出新意吐生氣揚厲鼓舞消息進退以致其文傳代名家宜無不可而未可以言經世必有裨於政理有關於教化然後經世可幾而文章之能

事亦畢矣若其用專憂國而尤不可緩者對君之言
夫君之明暗國之治亂民之紆困言不言直不直聽
不聽是其由也至論其勢之便出口入耳而効生俄
頃而回君心旬日而徧天下非若論傳等文姑載諸
空言待其人遇其事而後得之勢不便也余姻友石
壁龐先生宏治初補官諫苑筆無乾毫楮無留素事
來不畏勇於擊強亦幸 孝宗皇帝清心望治君臣
上下可謂知無不言也無不直也無不聽用即有不
聽用宜亦少於所聽用効在當時自可想見夫
上德寬仁言者無罪人情趨易凡在同官統宜信眉
展意論說得失無他有名何患不爲旣而一時敢言
之士藉在人口曰石壁石壁未聞某甲某乙切諫某
事其故何也言與不言有志無志實爲之固非有神
鬼恐喝要遮於其間也然則石壁在當時縱使不遇
孝宗直言由是也但不能保其必聽耳非但不能保
其必聽且亦不能保其必從寬貫而愴然於無事之
鄉也石壁嗣子櫟克肖而有文出其尊公前在諫司
時本稿若干首命梓以傳則十之三四其友陳木敏
之謂予當有一言引諸首公諱泮字原化石壁其別
號由都給事中再轉以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年六十

七以卒

送行詩序

騁騏驥於園豈展千里之材繫鳳凰於笈甯忘赤霄之想何則大能不近施遠志不守局事之理也吾師梁先生符是道矣先生之名騫翥學府閎深氣求古人道師今世方其售於鄉歸貨於儀曹意闕不可塞一不獲意且棄而走不願為教官顧慄於親養屈縛其志以就祿止而不得越以鬱其能坐冷氈而呻講於人耳以為政雖先生巧鑄無醜不妍猶為騁於園繫於笈是尚可使之忘乎其外而畢志其衷也耶近制舉人去禮部為人師苟有志還得所欲先生投袂而起去以是事振革鑣而出於途颺清翰而傳於天此必時矣其僚澗松戴先生手為四圖曰青溪流水赤城晚霞鬢舍英才橫山古樹水喻學言有本也霞喻文言有氣也英才道有傳也古樹才有用也圖有詩澗松先生自為賦台人因而畢為賦所以沛其行決其成先事而告也澗松先生以卜氏筆與鏃鏃不讓而徵其實請於吾師復於澗松而以冠詩

送掌教梁先生考滿序

今制會試舉人於禮部分正副二榜正榜以對

殿廷賜進士副榜專補教官員缺士十九不願爲教官視名不在正榜則憤憎愾疾走視片紙牆壁間復慮其在此也旣而羣走求哀請伏有司願隸成均云尚可以冀敝亦不失爲府縣且今教官所由入亦惟副榜歲貢兩途而已他不與是焉副榜又乞止不欲僕僕若是是以選籍滋空柄臣獻計教官九年課最得議府佐縣長與成均之優同署選牒設利示之反覆以濟敝也吾師梁先生及是時以最謁天官不求而享之大府上縣不舍先生夫人所知而賀也銛獨於先生察其大者夫以名爲教官實不離焉幼學講解持身之事無人民土地之權卓犖施行之實惡而求去之是其由也然得有失之失有得之夫所謂教官者方得以其未用竊觀於世府縣吾所炙而近也得失之事植吾目前美惡日尋吾耳而來也若是者且十年矣嘗人而取之營而缺靜而全練而不役其智習而不勤其力進退於中而不形幾微由是進乎其位而厭乎其事將見事執其弊道由其中若親故其過而鑒前之爲也然則先生有不爲好官於府縣某不信焉先生行與某同門一時皆在咸以某受先生教恩出等列謂某當敘先生行因以是告而擇焉

若夫先生道德才藝過人之事某嘗有述敢略乎

朝覲八詠詩序

今之為令去民茲近厥務茲瑣節目繁多民有求夕計而朝趨之細大猥媿具以見令也應答少不合意則口出怨語上有責必歸焉苟有利民之志者恆不悅於上以貽亡憂是以世之言守一官而不易者必曰令甚矣令之難為也令雖難為得人而任之吾見其易耳矣李侯遊白沙之門學其道以志於世歌鹿鳴而去與天下之士戰於禮部退保璧雍以需再舉凡幾進退焉吏部知侯授以巖邑劇縣使展其才其來也某謂人曰李侯學有師承宜其施於政也有體用反身以繩物守道而知時其來必異乎人之為之也君子學道愛人之語於是驗矣觀於其師而不知其弟子世豈有是也然則白沙之道佇見其將行於茲邑矣已而果然體用之政舉愛人之效著士悅其教民悅其惠吏恚而上不嗔吾言於前而隨於後若答響焉可謂不欺於口矣歲之明年侯將朝正於天王書最於吏部侯教下士陳積等拾侯之事會其要限以八題題各有詩詩成挾冊懷贄走二百里屬某以衛氏筆某以先君長憲嶺海於侯為舊侯又雅

念不忘於是受簡而書之不敢辭

三節婦詩序

婦人恃其節坐與忠臣烈士爭不朽之譽雖婦人必有所自見於世也乎士節以激懦夫之志婦節以收奔女之心雖婦人獨可言其無補於理也乎然而世恆不至焉何也有死節者有生節者死節者難而易生節者易而難想夫暖匕向昏漫匕待曙空階春雨羅帳秋蟲鬼物猶憎其淒涼鐵石或磷於寒暑於是而能以正克之告完節以就木譬若食備諸苦棘晚得一甘斯不亦生節者易而難乎若夫一奮而絕決而蕩焉無生生之累譬若疾然痛巨而速愈斯不亦死節者難而易乎是故不以死生議優劣而以真偽議生節者焉臨海余君鳳襜中失怙母夫人某氏次室某氏某氏正貳合三人相與共成長之終身不告去處難而貞莫過於三節婦爭驅於烈士返駕乎奔女必也是以某人為之傳士林咸為之詩求於余余為之敘云

張朝貢遺稿序

予眼中所見士之有志者絕少予嘗以為恚恨近讀一之出示其友人鄉進士張瑤父所作文稿殆有志

者因以喜既而曰死矣噫天其不欲人之有志耶其視此世爲何如而不欲人之有志也於乎奈何至論其文亦健正有新意徒以其未熟或至差跌耳不死而進之至於古人不難也天之於夫人一不念至是耶雖然既以見志矣他可弗論世之爲文者入耳出口言不由心非其人而列其事亦無不剪綺布繡靚嚴工密初讀之亦可喜愛然終以泛而弗切淺而弗深有形體而無神氣大者不立也於是就使其文無愧古人竟亦不可謂之曰有志之士然則朝貢瞑目於地下矣

送楊世鼎歸金臺序

鄉貢進士楊君世鼎之行予從鄉之君子餞焉既飲先生者趨而進正色而祝曰又明年春試願吾子無再枉於有司爲天下先其次繼之祝曰釋褐之後願吾子無失意於宰相其所受逮其所有且遂之又其次從而祝曰願吾子遇知 天子諫則行言則聽膏澤下於民名聲加于時及予而無可爲君圖者乃拜手稽首而祝曰願自今以始 天子愈益明聖宰相而下苟在位者愈益強仁勸義務直厚忠力追古人踵而及也是則鍤所最願者且以爲君圖焉或曰子

之言大則誠大而於君其何有予應之曰於此有良馬焉閱之以伯樂策之以王良主而食之者其智與仁又足以知而愛之夫然而不以良稱不以大使食不飽力用有不展也者吾未之信焉苟閱之不以伯樂策之不以王良主而食之者其智與仁又不足以知而愛之則是馬也吾見其老死於冀之野而已耳不然亦未有不隨鹽車而走者矣又不然則亦莫能去乎困辱亦終不獲出其才美以死耳夫人亦然苟非其遭顧雖孔氏之德孟氏之才且猶斷斷然不足恃而況其下者乎故予之祝君不以他而以此諸君不以我言爲未可且曰微子之言吾將無以祝於君也已吾聞古有善頌善禱殆謂是耶盍書以贈其行於是次其辭如此

壽榮圖詩序

昔者堯觀於華華封人祝焉先壽堯辭曰壽則多辱某嘗讀而竊疑之帝蓋慮之過而承之謙也旣而曰在帝斯爲謙在衆人誠有可慮於此者壽固不人辱亦因以得也辱之反榮是矣身榮矣而道傷缺外甚光而內或不勝訾此宜里夫巷婦之所謂榮而瞻望咨齋夸詡不足焉者天下豈復少是也謂夫身名俱

秦內外兩得與其不足於內甯使不足於外傳曰仁則榮茲以爲難耳吾主太守公之尊府主事公聞諸人知其仁也跡其教之子可見哉太守公涖台三年於此矣蚤而作夜而思奸止蔽去訟平政清民仁之聚口如出一於是主事公又誠仁人之父也將惡乎致訾焉又以子貴錦衣紗帽照耀里社而都憲公又其仲氏人間之榮幾無遺餘辱於何有內外身名固無憾哉主事公今年壽至古稀九月三日實公初度之晨某等將稱觴焉遠如之何於是購圖賦詩庸致區區祝覩於左右退某爲之引輒敢拜手書之俾寓歸諭焉身之外更若何則亦已爾內焉苟未至於篋以加賢父子相與勉之弗置公之壽將爲天下榮非某等之私言也謹序

贈楊君謙序

儀部主事楊君謙以病將告歸其家旣而上疏乞一郡學願得便好地以去其友夏鏃曰求退而未極其又以爲貧矣乎吾知君謙亦甚不得已也有若不成吾知君謙必將安貧極意求歸矣君謙特幸於其所可望者耳然則決成此以去亦惟曰尊以攀卑內以祈外豐以就約非抱廉退靜讓之節雖病未必能擇

是而行也則誠美而無其說矣無其說而力求其說
鑿者之事也吾恐君謙有疑於其行因以是相之

送孫允防校文江西詩序

鏃歸自京師道毗陵過義興訪吾解元孫允防於
橫舍時壬子大比以考試官請允防者同時委四幣
允防主江西辭三省去使者將行其僚友門士賦詩
去允防予至授予衛氏筆夫士於此其重於人也是
其甚可懼者耳幸而不爲人所重則亦不爲人所望
吾免矣苟吾行而重於人是人所以責我也有一不
至吾知不免矣夫是人之重我乃所以置我於懼也
甚哉其不便也允防一人於此藩省走幣求允防者
四使者交於門失所望而去者三可謂重於人矣亦
甚可懼矣允防慎之哉

俞安人輓詩序

環木產於深山而匠石顯其材良玉蘊於石中而卞
氏察其寶賢女修於閨門而詩人播諸咏彼皆藏匿
以取於世無事乎左右莫爲之先容何者有取之之
道俞安人葉氏余得其人矣復得其世當高廟時
有布衣上書號武事一綱三目者安人某親也於乎
賢果有自哉是故才主於助夫慕敝妻之應事德難

乎逮下恥叔姬之鮮庶教子而嚴合柳家之丸膽饋
賓以忠有陶母之截髮獨以良人竝老謝令女之刀
闕栢舟之賦得福以掩其節於乎始安人以古稀之
年文苑諸君咸願軸而詩之藉手以登珠玉之筵願
未及遂而安人卽世於是乎卷南山之什緝萬里之
詞易慶以弔諸君仍在焉旣成俾予序之予與安人
夫子爲忘年交又善於其嗣子虞部君少子爲縣諸
生亦稔焉用是不敢辭

四詠詩序

二尹某郡張侯爲吾邑得四詠焉天台仰德臨海攀
轅金闕承恩秋闈與燕凡皆所以吟諷其事因民之
心寄嘆慕於無窮也文學梁先生首擇咏日以遺作
者戴先生手爲四圖圖有詩於是台士大夫相繼有
作詩且盈冊空其右方俾某有事于此嗟夫令之與
丞其力勢尊貴何如也張侯涖台於今幾年矣實更
二令皆不能以是得之於民而侯顧得之則夫致民
心者其不以力勢尊貴亦明矣然則士不必貴在美
德官不必尊在美政吾喜張侯之事可爲居卑者勸
抑某所謂台民仰德者故不辭而爲之說用先作者

此峯四景詩序

樂安有詩人自號此峯先生人問之詩人不應而諷
詩云身外能無事頭宜白此峯徐曰殆此也二句見
方處士集托志分於高人寫行藏於單語詩人抑有
道而文者矣詩人居岐山之下處士居釣臺之東易
地而指其皆有樂乎於是有歎慕其人高尚其道甘
味其樂因圖像四景徵詩散義首文顯意某棲遲林
下竊詩人之樂有年聞而喜道之也用先衆作詩人
姓楊名相字永芳世有顯道至詩人始濟以隱德四
景曰松居讀易柳檻鳴棋秋林鶴影雪塢茶烟

贈范存慶冠帶序

士樂缺林泉之樂居下苦衣冠之制二者欲不可兩
得如仰日索星處途思室蔑有濟也若其有之則必
曰今之義官殆庶幾焉觀夫烏帽綠衣照耀阡陌蒼
猿白鳥瞻望車裳曳裾幽溪束帶茂樹山林稽
廊廟之容袍笏滯烟霞之壤服其服而樂其樂豈非
兩得之道也哉吾邑稱大家曰范氏范氏之大曰天
官侍郎侍郎之伯兄之少子曰存慶武選郎中溧陽
教諭之從弟京兆通判之從兄吾友宣城守以貞謂
之從叔父而同年生少竝播業長而異穫以貞守宣
城之二年 朝家以散官易粟救荒江南以貞以書

動存慶存慶既覩諸兄間多亦有之意欲焉遂故服於家於乎豈非兩得也哉予方與賈謙亨邱大防謀爲賀客而許君端益適來要予文乃不辭許請而徵言於范范許夏婚姻家存慶某族母舅也并著之

郭彥華壽詩序

東陽郭彥華嘗使其子鎰從吾邑龐宏敷受朱氏詩處之家塾幾年矣宏敷某從祖祖母家也良我友嘗爲我說郭氏之世郭君子行郭生之志也于時以器生賢君而志其世矣去年宏敷有禮部之行謂某曰郭君明年春秋六十正月某日是君弧矢之節身在以身往無用子言不在子必無讓已傳吾伯兄卒事矣子一言代我敢相忘在途兩發書無一語及他事至是其兄某果來其子某又來吾友余汝止相與又來共以此事甚不可歇某聞東陽之郭起宋南渡于時兄弟四人立一書院請致四大儒曰朱文公呂成公葉侍郎樓叅政屬其子弟皆學事焉於乎休哉昔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君子謂僖子可則效郭氏之先不亦猶是也哉雖郭君之遠致宏敷以教其子亦固可則哉汝止曰是可爲郭君壽矣遂爲序汝止等又爲詩若干首卽以冠云

遊浙東諸山倡酬詩引

吾友潘孔修暇日恣遊浙東諸山水因歷訪故人之廬而造焉遂因以爲山水主人起江心次雁宕次方巖次天台而止江心雁宕主文太守宗儒方巖主謝司成方石天台則某不敢辭爲之主所至倡酬詩且盈卷孔修俾某題其首且曰吾於天台非子不來某怪而問曰孔修浙東名士於浙東名山當無一不到奈何一言辱我台山孔修曰吾所爲至者山必有人名焉人必有山名焉二者缺一焉吾意不在也某笑而并書之書訖而孔修曰章楓山之蘭江王南郭之羽洞吾足之跡茲皆有焉子不聽吾言不見其詩耶某謝不敏而補書之

耆英月會詩序

陳府公嘗出一冊前圖後詩以示於鏃曰此吾里中之老而賢者退休遺逸合十有一人相與爲月會沿途香山追踪洛社施於今而合於古也圖作於我詩取諸人隙其中者以待子執卜氏之筆也子幸無辭鏃手以卒編作而嘆曰於乎甚盛舉也卽有能行之者苟非 朝廷清穆四邊無虞家給人安其勢宜不足以至此則遠可以觀 朝見天下矣若乃尚齒以

教讓真率以教儉羣居以教睦飲食以教樂衣冠以
教敬進則擇言退而思過其法足以相善而不足以
助惡則近可以勸德化鄉人矣一事舉而衆美隨於
乎豈不甚盛舉也哉事誠美矣更復何云而須吾言
耶請辭於公公曰幸卒圖之於是挾冊和鉛走吏守
之顧鍬有不可已於公者因執簡而言曰某有以覘
公矣乎公於茲會意甚不淺豈誠艷於此而且日亦
將洗足以入耶豈諸公亦嘗有意焉扳公以入如香
山之於狄監洛社之於溫公謂有故事固不必年滿
七十耶竊意而患之以爲公賢者年力未衰不宜在
里閭十一人者可以無公而吾台千萬人不可以無
公以公之賢雖天下之人亦不可以無公也吾意而
患之如是固望有人焉幸爲我寄謝諸公請置公於
外以惠元元幸無見取公自是亦宜勉思收念強翳
軒服以護百姓幸無草草取適自身也且置公於外
乃所以全林下之樂也幸爲我并致之諸公之間請
自計之於是臥簡敬書以爲耆英月會詩序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終

